

廣揚

半月刊

23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三期目次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及神職班	祝賀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	吳克齋	(一)
天津市天主教徒抗議法國政府逮捕杜克洛先生	半月談：抗議法國政府非法逮捕杜克洛先生	吳克齋	(二)
天主教徒怎樣認識土地改革運動	范思錕、蔣鍾瑜、孫家玉、蘇寶釗、隨守義		(五)
天津教友學習「我們從土地改革中帶同了些什麼？」	昆明天主教三自革新促進會、雲南教區代理主教何德宗		(九)
號召教徒支持土改	為制止美國強盜的細菌戰，堅決把覆查工作搞好	李茂德	(一六)
我參加了皖北土地改革工作	我們參觀了土地改革展覽會	喜良明	(一七)
血腥的天津教案（連環畫）		山高	(一八)
告愛國神甫與教友書		張錫武、張鷟、于化鯉	(二〇)
時事解說		甘肅平涼教區代理主教馬驥	(二九)
宗教界			(三一)
讀者來函：大同神甫參加勞動			(三四)
希望早日完成「美國傳教士在湘西罪行錄」			(三八)
			(三九)

HKU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及神職班

祝賀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六月三日在北京開幕，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及天津教區代理主教趙振亞、神甫王洗耳等分別致函祝賀，表示天津天主教徒維護和平之決意，並祝會議順利完成任務。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各位代表：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的舉行，是亞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力量進一步團結的象徵，也是統一的和平運動的開端。各位代表雖來自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政治見解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所代表的人民都是酷愛和平的人民，為爭取持久和平而奮鬥。天津市一萬五千餘天主教徒願向各位代表保證，我們一定以全力支持會議的進行，並熱誠地慶賀這個會議和參加會議的代表們在偉大保衛和平的事業中永遠勝利。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六月六日

我們聽到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籌備會開會的消息以後，非常興奮。我們深知以蘇聯為首的民主和平陣營的日見鞏固與繁榮，更引起美帝國主義戰爭販子們的恐慌，他們瘋狂的、不顧一切的、甚至使用細菌武器來破壞世界和平，使世界的安全遭受嚴重的威脅。因之更增加我們保衛和平的必要。

各位代表雖來自各方，持有不同的政治見解與宗教信仰，但都是代表本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崇高志願的。我們天津教區的全體神父們祈求天主降福這個會議的成功，降福諸位代表身體健康，並祝大會的勝利成功，祝諸位代表的身體健康。

天津教區代理主教趙振亞、神甫王洗耳、劉志伊、回如愚、岳樹德、馬文斌、李德培、吳景谿、何保祿、王宗禹、李柔剛、孫峻德、張博雅、李守謙、傅興霖、張本篤、苗印川、石道宏、張濟衆、羅魯易。

六月六日

天津市天主教徒抗議 法國政府逮捕杜克洛先生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 吳克齋

我們聽到法國人民領袖杜克洛先生被法國政府非法逮捕的消息後，非常憤恨，並向法國比內政府表示抗議。

李奇微是屠殺朝鮮人民的劊子手，是殘暴的細菌戰犯，最近由遠東調到歐洲，進行武裝西德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給法國人民帶去戰爭的威脅。法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法西斯惡魔很多的苦難情況，他們記得還很清楚，現在看到雙手塗滿鮮血的李奇微，又來歐洲製造新的戰爭，法國人民發起抗議運動，乃是完全合理的行動，受到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熱烈支援。可是法國政府竟將法國人民領袖杜克洛先生及其他愛好和平的人士，給逮捕起來，毫無疑問，這是法國政府有英勇鬥爭的光榮傳統的，並且在法國共產黨領導下，他們劃的破壞和平的罪行。但是法國人民是有英勇鬥爭的光榮傳統的，並且在法國共產黨領導下，他們一定會得到最後勝利，一定會從反動派血腥統治下解放出來而建設自由幸福的法蘭西，採取法西斯手段的法國反動政府是必要失敗的。

美、法等國反動派是全世界所痛恨的，過去它們會利用天主教作侵略中國的工具，製造教案，殺害、壓榨中國人民，早為我們愛國的天主教徒所切齒。現在美帝國主義又和法國反動政府狼狽為奸，破壞世界和平，陰謀發動新的戰爭，更增加了我們天主教徒的仇恨，尤其是我們革新後的天主教徒，已經很清楚的認識到帝國主義的醜惡面貌。為了純潔我們的天主教，反帝是我們主要的目標，而現在法國人民也正在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因此我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我們天津市天主教一萬五千多教友，和全中國人民一道，熱烈支持法國人民的正義鬥爭，我們要徹底實現三民主義，把隱藏在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和平的精神出去，堅決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我們並號召全國及全世界的天主教友，和全中國人民一道，一致聲討殺人不眨眼的美帝國主義者李奇微，並要求法國政府立刻釋放杜克洛先生及其他和平戰士，停止對法國人民愛國行動的迫害。



抗議法國政府非法逮 捕杜克洛先生

最近，法國的反動比內政府，在美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幹了一件非常罪惡的勾當。事實是這樣的：

在五月二十六日，法國比內政府在德國的波恩簽訂了把西德正式變成侵略戰爭基地的戰爭條約；二十七日，細菌戰犯大劊子手李奇微又到了巴黎，他是去接替艾森豪威爾當北大西洋侵略軍的總司令。愛好和平的法國人民當然反對這個傢伙去到法國發動戰爭了，所以各地都起來反對，舉行了罷工和遊行示威。

美國帝國主義和法國反動政府也明白這一層，所以他們在五月二十七日的早晨，就把法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人道報總編輯斯梯給非法逮捕了。巴黎和附近的人民聽到了這個消息，馬上就開了抗議大會，高呼：「李奇微是劊子手！」「釋放斯梯！」第二天，各地工人舉行了罷工。二十七日，就是李奇微到巴黎的那天，全法國人民更是憤怒到了極點，法國反動政府雖然調了兩萬名軍警來鎮壓，也攔不住人民的示威行動。二十八日，巴黎有一萬多人舉行了大示威，法國反動政府調動了一萬五千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對遊行示威的巴黎人民進行攻擊，當場打傷了一百人，一個人傷重死了；同時，他們又逮捕了法國共產黨書記、法國國民議會議員杜克洛

和參加示威遊行的愛國者七百多人。

美帝國主義者和法國反動派這種野蠻、瘋狂、非法、不人道的行爲，激起了法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極大憤怒。法國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紛紛舉行抗議大會，聲援法國人民這種爭取民主、自由、獨立、解放和保衛世界和平的正義行動，同時要求法國反動政府立即釋放杜克洛等。這幾天來，中國各地也舉行了這樣的大會，天津市各界人民也在十日舉行了大會。

在天津市的大會上，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先生代表全市一萬五千多天主教徒發了言。吳先生特別指出：美、法等國反動派過去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並號召全中國、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本着吾主耶穌愛好和平的精神，支援法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拿實現三自革新的實際行動來保衛世界和平。

教友們！從這件事上我們看出：法國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的瘋狂舉動，正說明了他們害怕和平，也說明了他們在和平力量的面前如何手忙腳亂。這更說明了和平力量的空前高漲和戰爭販子們一天比一天地走近了坟墓。每一個愛天主、愛和平的天主教徒，都已經看清了這一點。

和平是要爭取的，在必要時是要經過鬥爭甚至要用武力的。吾主耶穌曾教訓我們，在爲正義而鬥爭時，「誰沒有劍，要賣掉他的外衣去買一把劍」（路加，二十二章，三十六節）。我們要遵奉耶穌這樣的教訓，把我們自己武裝起來，向危害世界和平、違反天主聖意的帝國主義者堅決地鬥爭，要全力支援一切人民的正義鬥爭！我們完全擁護法國人民保衛和平的正義行動，我們堅決譴責美帝國主義和法國反動派的血腥罪行，並要他們立刻釋放杜克洛等和平戰士。全國的教友們！讓我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發出我們正義的呼聲！讓那些手忙腳亂的戰爭販子們在這正義的呼聲前發抖吧！

天主教徒怎樣認識土地改革運動

范恩錕、蔣鍾瑜、孫家玉、蘇實釗、隨守義

編者按：本刊上期發表了張濟衆、孫峻德、岳樹德三位神甫合寫的「我們從土改工作中帶回了些什麼？」本期又發表了本會參加土改工作的委員范恩錕、蔣鍾瑜、孫家玉、蘇實釗、隨守義諸位教友合寫的「天主教徒怎樣認識土地改革運動」。

這兩篇文章，全是從天主教的角度看土地改革運動的。他們從實際工作中教育了自己，改正了種種的錯誤思想。沒有參加土改的神職班和教友們應該好好學習這兩篇文章，因為我們和張濟衆神甫、范恩錕教友等，同樣受過帝國主義的毒害，同樣有過錯誤思想，同樣需要改正的。

住在城市裏的人對於地主和農民的生活是沒有什麼體認的，在解放前可能聽到的却多是逃亡在城市裏的地主們所造的謠言。地主不會談他們的罪惡，不會談農民牛馬式的生活。他們會把土地改革講成單純殺人的一種鬥爭，而故意不談那些被鎮壓了的惡霸地主、特務地主的血債，反人民的重大罪行。聽了地主謠言的人就感覺到實行土地改革，地主就全沒有活路了。地主們也會大講其「掃地出門」，把土地改革描寫成他們會什麼全沒有了，他們把土地改革中也分給地主和農民一樣多的土地，要他來耕種自活的事實也故意不講，把勞動改造的善意農方也給抹殺掉。不加

思索的人就更感覺土地改革不合理了。地主們決不會談他們怎樣的大額押金，怎樣的年年設法增加地租，怎樣的放高利貸，然後要農民賣妻鬻子變產賣地的來償還的慘況。決不會說收租子時打鬥尖斗，挑剔糧食髒淨，眼睛睜在租穀上不開農民死活，反而標榜些如何施捨的偽善面孔。聽信地主謠言的人就覺得：「地主也有好的呀！不是土地改革也委屈了『好人』呢？」

我們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一貫在農村裏和反動地主階級勾結。甚至他們本身搶奪有大量土地。土地改革是對他們不利的。於是他們誹謗土地，製造謠言，甚而組織特務組織對抗人民。善

主耶穌所不許作的巧取豪奪的事情，不只他們沒有反對，反而他們自己作了，甚而還說土地改革是違反天主十誡的。解放以前，在教會裏充滿了這種語言，它對於教友們起的壞影響很大。更壞的是帝國主義分子們對貧富的解釋。他們把貧說成了作佃贖，把富說成了是天主的恩賜。這些助教義的曲解在農村裏形成了農民的宿命觀念，助長了地主階級的統治。那「富人想進天堂比駱駝鑽針門還難」的道理，被帝國主義和反動分子們輕輕的放在了一邊。

一、地主剝削的罪惡

地主階級爲了維持他們的剝削農民、壓榨農民的地位，手段是毒辣兇狠的。他們在政治上，組織上，武裝上，思想上設盡了方法來統治農民。

他們對農民經濟上的剝削是以押金、地租和高利貸的方式最爲普遍。押金是成立租約必須經過的一個手續，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交押金用稻米、銀元等實物來交，而地主把實物折合成偽幣，到後來他藉口不出租而退押金的時候，偽幣已經貶值到不值什麼了。地主看準了這個手法，就每隔一個時期就來這麼一手。農民把田耕熟了，肥料也下的足，摸準了土性，是不願意退田的，那樣地主就會增加租額，農民也只好忍痛應承了下來。地租多半是「鐵板租」或「死租」的形式，說定了之後，不問年成好壞也得交上。地租之高，往往達收成百分比的八十，遇上荒

旱地租不減，農民只有把自己的田地、房屋折了價來還，使得土地向少數人手里集中。

我們舉一個川北鹽亭梓潼九村的農民黃候新爲例：在一九四〇年他租了地主產五担糧食的地，給了押金偽法幣十萬，合五担糧。同年九月裏加了十萬的押金，可買七担糧食，後來又加四萬，可買五擔糧食。先後給了押金三次，共計二十四萬元合十六担糧食。第二年爲法幣貶了值，全部押金退回，這時的二十四萬元只能買四升糧食了。他種的地租金算二担八斗，租了五年，共交了十四担租。五年裏若是豐收共可收二十五担，去了租只剩十一担了。上地的糞，播的種子，耕牛，犁地用的犍和耙，和自家的食，全得由這裏面出，結果不夠本錢。交了前後十六担的押金，結果只拿回四升，反而把剩的十一担賠掉。

若是農民實在交不了租，向地主借，他們就用高利貸的形式來壓榨。借十萬元每三天得出一萬元息，一個月對本。還不上時，有的賣妻賣女，有的用勞役償還。真是「地主認錢不認人，農民苦痛似海深。」

另一種豪奪的形式是利用偽鄉保長的地位。

在解放以前，這些人勾結國民黨匪黨，拉兵派伙，從中敲詐勒索，弄得有些農民被拉去，生死不明，有的被敲詐之後還是拉走，結果人財兩空。那些逃避在外的人，長年不敢回家，留在家裏的，有的砍去一個手指，或弄瞎一個眼睛來圖全性命。鄉保長們就仗着這個「發家致富」。如果他

們看中了某人的田產、房屋或妻女，他們更會一塊石頭打兩隻鳥，既拉着了壯丁又遂了霸佔的心願。

川北鹽亭縣第六區太平鄉五村的大地主黃體仁，他本人是袍哥九城社的舵把子（北方稱為家禮老頭），曾當過三任鄉長。次國正（練國頭目），和一次聯保主任。家裏有產八十八畝（每一畝合一百斤）的水田，產六擔糧食的旱地，和房子十九間。財產來源：霸佔了黃萬科的田八畝，旱地七斗，房子四間。除了旱地之外其餘的賣給黃萬楷。霸佔了黃元常的地七塊，房子一間；黃元乾的房子三間，黃元發房子兩間，後面五間房子拆了把地變成耕種地。霸佔黃元培房子三間，拆掉。田二十畝，地八斗，山坡地兩塊。把絕戶黃元宮的田十八畝地三擔也佔了下來。黃萬有當給他田三十畝，當了四百五十元。過四十年他硬不退還。再加上他父遺留的二十畝田，房子六間湊成了他現有的財產。霸佔的方法就是敲詐，拉兵，然後把人家的老婆賣掉。

地主們不只是在田產房屋上巧取豪奪，即使細小的地方也不肯放過。在安徽宿縣，有些地主向農民租出農具如鐮刀，掃帚之類。用後歸還時，如果小有損壞，就得照買價加倍的賠償。

在這裏我們應當看一看，到底是那一個犯了第七誡？是那一個巧取豪奪呢？土地改革是不是伸張正義，物歸原主的舉動？吾主耶穌斥責那些法利賽的偽善者，鞭打過聖殿旁的銀錢販子，地

主階級的經濟剝削罪行是不是要比那種人又要厲害幾倍，是那一個違反了天主的道理呢？我們應該很清楚了吧！

二、地主是不是也有「善良」的呢？

有些人會想地主裏也會有「善良」的吧。前面已說過地主階級在經濟剝削上的種種罪惡。一個真正存心善良的人，決不會自己所想是一套，所作的又是一套。如果是一個善良的教友，是會守誠行善而嫉恨罪惡的。如果他「勤行善功」，而仍對貧苦農民不留情的壓榨剝削，那他只是把不費勞力壓榨來的農民血汗用掉一點，是想放縱幕迷惑人們的眼來保護地主階級利益，決不是明確的認識了階級罪惡，更無所謂「善良」。

被地主階級的偽善行爲所迷惑住的人，正如被帝國主義的假善行所迷惑住的人一樣，是沒有看清他們的本質。地主階級從吸取農民大量的鮮血裏，放回幾滴給農民，我們就認爲這人不壞，而不看誰在使用勞力來養活着誰，和我們認爲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辦學校、醫院，是對我們有好處一樣，全是極端錯誤的。我們要認清地主的烟幕，認識他們的本質是醜惡的。善良的人絕對不會在我們爲羣衆利益打算時，就會樂從的，可是地主在土改時，則出來保護他的私人利益，破壞我們的工作。他們的聲嘶面貌全露出來了。四川鹽亭縣幾件事實說明了一「善良」的地主作的是什麼事。四川的地主有許多是「一貫道」的鹽主。一貫道「用吃窮，戒殺，念佛掩護他

們的特務行為。在解放之後他們宣傳喝符水可以刀鑊不入。由於袍哥社長的硬拉硬拖，和「一貫道」的迷信鼓動，他們曾經集攏了四千多被迫追被欺騙的人們，拿着大刀，攻打鹽亭。在土改之前，他們又宣傳罡風劫，說是七七四十九天罡風，對面黑不見人，豺狼虎豹全要出來吃人，只有自己獨自修行，不替人家開事，土改裏不報復地主才可以度過劫數。用種種恐怖言詞，不許農地在土改運動裏吐出苦水，達到了翻身的目的。看表面，一個信異端的人，吃齋，戒殺，念佛也够善良的了，有的再作些小施捨，就有人被迷惑住了。可是我們看吧，地主們是在對抗中國人民，對抗土地革命，對抗真正把五億人口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從水深火熱裏拯救出來。在利害關頭，偽善的地主們，也像掛着念珠的老虎翻了臉，露出了牙齒，就不再裝模作樣了。

三、我們對土地改革的體會

我們這六個教友參加了這次千載難逢的土地改革運動，使我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本質獲得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經驗。

人民政府真正為人民打算，領導農民翻身，使他們能建設自己的美好的將來。若干年來天主教徒在帝國主義們的壓迫下，忍氣吞聲受他們所濫行使用的神權的束縛，使我們麻醉死而不自知。帝國主義分子辦的孤兒院裏的孩子們，挨打受罵，吃不飽，穿不暖，他們却吃着孩子們應當享受的奶粉，水菓，穿着孩子們應該有的棉衣毛衫

。這和地主血腥的剝削有什麼分別？我們的女教友、修女們有的被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橫加污辱，這又和地主階級隨意污辱農村婦女有什麼分別？他們又勾結美蔣反動派用符號指示飛機濫炸中國人民，用無線電報報告解放區消息，這又和地主階級勾結美蔣反動派危害人民，壓迫人民有什麼區別？他們造謠誹謗土地改革散布謠言，又和地主有什麼區別？然而他們穿着黑袍在教內出現，把握着神權，用活魔鬼，下地獄等等嚇唬我們，不叫我們靠攏自己的政府，不叫我們和中國人民一道爭取幸福早日的來臨，爭取天堂早日在人間出現。天主教自從吾主耶穌降生以來，一千九百多年在傳愛人如己的道理，然而在今天能够依靠全世界人民的力量，爭取到持久和平，爭取到人民民主，長久的消滅反動統治剝削，長久的消滅戰爭，建設美好的生活，使天堂裏的境界在人世上呈現的時候，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派們又是如何的對抗這種舉動，壓制這種願望呢？還不是一個原因？影響了他們的階級統治權。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特務行為，惡霸行為，盜竊行為，……因爲土改，受到了致命打擊，所以他們反對，並且用謠言來鼓惑我們也反對。愛國的、主持正義的、奉行教義的、尊敬耶穌聖言的教友們，要看看是人民對呢，還是帝國主義分子們和反動派們對？道理在這裏擺着，任何有明智的人是會選擇的。

天津教友學習「我們從土改中帶回了一些什麼？」

自本刊十二期發表了張濟衆、孫峻德、岳樹德三位神甫所寫的「我們從土改工作中帶回了些什麼？」之後，天津市的教友即展開了學習，糾正了過去對土改的錯誤看法，揭發了帝國主義分子歪曲教義的謠言。對教友思想改造上發生了良好影響。本刊於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半，舉辦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所舉辦的第四期學習班學員孟文秀等六人座談會，同日晚八時，舉辦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委員們座談會。現在把他們的談話，分別發表在下面：

促進會委員們的談話：

聶國屏：

我想談兩個問題。一點是土改是否公道的問題，從這問題又聯系到財產私有的問題。天主教所謂罪惡，十誡，七罪宗的根源，就是因為剝削制度造成的。那末，我們奉教的人既然反對罪惡，怎麼又去擁護地主的剝削制度，反對土改呢？可見帝國主義是別有用心的。我們教會自從中世紀以來，被帝國主義分子把持以後，就變成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私產了。他們嘴裏說不愛世俗、不愛財帛，所謂超性等，事實上他們的行為正相反。他們到殖民地傳教，首先就是買房置地。他

編者

們不把教會建築在耶穌愛人的精神上，却把它建築在物質上，本身變成了大地主。他們完全違反了耶穌的精神，而和地主階級站在一起。一提到土改，他們就給扣帽子，說什麼不公道，是搶奪等等。他們想使地主階級永久存在，使罪惡不能從這世界上消失。

第二，有些人反對鬥爭，認為鬥爭就是不謙遜，是傷害人，是不良善。其實，從耶穌的精神來看，是非是要分明的，善惡不能相混。是凡與人類為害的，我們就應該義不容辭地去鬥爭。我們是要戰勝三仇，決不能忍耐三仇，服從三仇。帝國主義分子所以要這樣講，就是因為他們希望永遠壓迫人，所以指鬥爭為罪惡。

吳健生：

我一直生活在城市，對鄉村及土改都很生疏。解放後經過學習，才知道土改的必要，但土改與教會的關係還是不大清楚，只聽說鄉下有許多教堂，擁有大量土地財產，以為是教堂有錢買的，但並沒認清它的錢是那裏來的。看了張、孫、岳三位神甫參加土改後發表的文章，才知道帝國主義分子用欺騙壓榨等手段，使教會變成大地主，剝削農民，作些危害中國人民的活動。他們反對土改，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今天我們教會革新了，又有張、孫、岳三位神甫光榮地參加了土改工作，有了很大的收穫，對於革新工作，一定會起很好的作用，這是值得高興的。我想看了二十二期廣場的教友們一定也和我一樣，受到很大的教育。

吳東辰：

解放以前，聽說土改連富農也要「掃地出門」，認為有點過火，這是因為我出身富農家庭的緣故。

我想起從前在一家銀號當會計時，我們東家姓張，熱河人，也是教友。他擁有的土地方圓七十里，佔的院子長三里、寬二里。他發財的原因，據他自己給我說，是他從前在堂裏當「先生」

，堂裏放錢要一分利，他要三分，這樣重利盤剝了二十五年，就置了大量的田地。

我從前會同情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說法，那只是「恩賜」的想法，認為農民很苦，可以分給他們一點。現在經過學習，看了三位神甫寫的文章，才認識到土改不僅是給農民分地，並且是為了解放農村生產力，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祇有土改，才能使中國工業化，使人民生活提高；若不實行土改，不廢除封建地主的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根本不能解放生產力。

從前也會想過，土改是否違反天主第十誡。經過反覆地想，我才明白這完全是帝國主義分子編造的。耶穌是怎樣主張呢？耶穌生在木匠家裏，耶穌當木匠，聖母是紡線的，耶穌一向主張博愛、和平，怎麼會反對土改呢？所以，說土改違反十誡，完全是帝國主義分子造謠，決不是天主的聖意。

李良臣：

我看到三位神甫的關於土改文章後，知道他們從思想上提高了認識，獲得了進步，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光榮喜事。

以前我有「勞動地主」的錯誤想法。解放以後經過學習才逐步的認識到「勞動」和「地主」是不能結合的，也就是地主沒有一個不剝削的。

爲什麼有這種錯誤想法呢？是我因受了帝國主義的宣傳和麻醉。沒認清帝國主義分子是隨着大砲來的，是爲侵略來的；帝國主義分子宣傳的不是教義，不是耶穌的福音，而是爲了他們本身的利益。由三位神甫所爲的文章中，知道地主剝削農民有八十多種，更痛恨地主了。封建剝削制度不去掉，農民就不會翻身，生產量就不能提高，所以說，土改不但合乎教義，也是建設祖國的重要步驟。

趙錫藩：

過去許多教徒，受了帝國主義的影響，認爲土改不太合理，「人家的東西爲什麼你拿去？」今天，見到三位參加土改神甫的報告，才知道這種看法是站在地主方面的。若是站在農民方面，思想就很容易通了。地主不勞而獲，勾結反動政權、惡霸，強買強佔。他們的土地，是搶的別人的。把他們搶的東西拿回來，對教義是很符合的。

賈彬：

從前對於土改問題，也知道是重要和正義的，但在思想上是漠不關心的，以爲自己沒土地，沒壓迫過人也沒受過地主階級的壓迫。後來經過學習，逐步認識到地主的罪惡行爲，看了一白毛女」電影更增加了這種仇恨心。可是教會內的帝

國主義分子呢，他們一向宣傳土改犯第七誡、不公道，甚至教唆教友破壞土改，這就是帝國主義分子的本質。他們勾結蔣匪幫、地主階級（有許多地方教會本身就是大地主）三位一體的毒害農民。現在全國土改基本完成了，教會革新了，教會內的神甫們更親身參加了偉大的土改運動，這說明着新中國和革新了的天主教會是有光明燦爛的前途的。

董明醇：

解放以前聽到帝國主義分子造謠，說共產黨殺人放火，分人家的地，搶人家的東西，聽了非常害怕。解放以後，看到一些事實，才認清這些全是謠言，是他們假藉教義來哄騙我們。我當時對土改的看法是：對於大地主、惡霸地主應該鬥爭，對於普通地主，沒有血債的，鬥爭就太殘酷了。現在經過學習，經過了思想改造運動，又看了三位神甫的報告，才感覺自己過去看法的錯誤。祇要是地主，就是從勞動人民身上奪取了果實，就應該鬥爭。有了地主，農民成年成月黑天白日地勞動也得不到溫飽。祇有在土改以後，農民才能覺到生產有價值。過去我自己完全站在了地主的立場，才處處懷疑。因此我感到：若是站不穩立場，就很容易被帝國主義分子欺騙了的。

李樂山：

今年是思想改造年。讀了三位神甫土改文件後，在我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轉變。以前我的看法是錯誤的，相信帝國主義分子的謠言，以為共產黨每一政策都是不對的，帝國主義分子說土改犯七誡，我就相信。現在想起來才知道是上了帝國主義分子的大當。我以前還同情地主，可憐地主的直接、間接害死了、餓死了多少農民兄弟，「白毛女」，「勝利重逢」電影只不過是地主階級罪惡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想起來真是叫人痛恨。我希望教友們，不要再相信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謠言了，應該起來支援土改，響應政府的一切號召，為建設新中國盡本分。

學員們的談話：

聶文秀：

我是武清縣雙樹村人，那裏有個中國神甫王禹世，他經常宣傳土地改革鬥爭地主不合理、不公道，是取不義之財。我家是個地主，在鬥爭我家時，許多農民（教友）不去參加，有的分了東西留着送回。雙樹村天主堂即是「地主堂」，佔有土地和磚窖，不自己勞動，租出去。土改以前，

反動分子王禹世造謠說要流血鬥爭，掃地出門，那時我也認為神甫說的對。現在我明白了，所謂流血鬥爭，並不是把所有地主打死，而是鎮壓惡霸、特務。我村裏有一人，給國民黨搞情報，後被槍斃了，並不是因為他是地主而槍斃，而是因為他是特務才槍斃他。所以在土改中對地主並沒有流血鬥爭，也沒有什麼掃地出門的事情，像我們就和農民一樣分地，一點也不少。土改的目的就是消滅地主階級，不是要打死地主。

反動神甫王禹世組織八一三部隊，召集青年去參加，在解放區搶糧食、打死人，有人問他打死人不是犯罪嗎？他說：「共產黨是魔鬼，打死沒罪，如果叫共產黨打死是致命。」他竟公然鼓勵殺人，這就是帝國主義分子教育出來的所謂「神長」，他的狠毒不在豺狼以下，他又宣傳土改是犯第七誡，可是我們想耶穌是主張博愛、平等的，又說：奪取窮人糧食的即犯殺人罪。所以現在土改和教義是完全符合的。農民都分了地，生產熱情提高了，對國家建設也有利益。

汪志榮：

我家在湖北雲夢縣曾家店，哥兒四個，有姐姐，有父母，有十幾畝地，不夠種，不夠生活。這是三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鄉下的地主家像是縣衙一樣，他騎在人民頭

上。我家地不夠種，典了本村一家地主十幾畝地。有一年一年沒有下雨。在南方，十天不下雨地就枯了，那一年莊稼都死了，可是地主還得要租，一畝地三斗租。那時連吃的都沒有，哪兒有租給他呢？他就把地要回去了。

我們叫他爺，沒有吃的，問他借，他不借，就把我哥哥給了他家當長工，一年十二吊錢，好幾年才把錢還清。

有一天，我們村一個小孩在他的地裏割一些扁豆吃，地主看到了，拿起耙子就追，小孩跑的快，他追不上。他家喂了有四、五個狗，他就叫狗去咬，狗追上了就咬，小孩家裏的人出來把狗打走了，評說他不對，他又跟大人打起來了。大人怕他的勢力，鬧不過他，只好忍着。地主階級就是這樣毒惡，所以非打倒不可。

李柱文：

我覺得土改合乎教義。天主教講愛人如己，「今日與我，我日用糧。」可是咱們沒做到。共產黨做到了。帝國主義和地主竟作反宣傳。爲什麼他們要作反宣傳呀？咱們要翻身，他們沒地位了，所以他們才宣傳那些。

武清縣黃莊，一家姓王，有五口人，很窮，也是教友。神甫那兒地很多。不是講愛人嗎？可

是他根本不理。姓王家的男人自幼給人勞動，有三個男孩子，這人中年得了癆病死了，只有二畝半地。三個孩子最大不過十歲。男人死時，女人向地主借錢發送了，把青苗地押給了地主，說過年可以贖。可是她又沒有錢，怎末贖？地就歸了地主。他們娘幾個就靠拾柴挖菜渡着苦生活，地邊上撿棒子苞過日子。有一次，在坎旁找到一堆蘑菇，她們拿回去煮着吃，中了毒，夜裏爬到我

們家，我母親把他們救活了，可是還沒有吃的。一個孩子去偷棒子，被地主逮住了，用皮鞭子抽打，農民不敢管，他母親爬着去了，央告，可是也是白說，打得孩子直往車轍裏躲，他母親扒到他身上去護，可是給地主「劉秀才」給扔出十幾丈遠，後來打得累了，大家一勸，才算罷。

王桂蘭：

後來，第二個兒子給地主當長工，他母親也死了，地主管他叫「窮賊」，他名子叫王小寶。現在解放了，他被選爲村幹部，民兵團長，給人民服務，一點也不顛倒，一點也不「賊」。

我家在小站，種十幾畝地，每年收的糧食不夠吃，困難時找地主趙小瓣夫借，每年借他十個米包子，三個月就得還二十個，地主一直是這樣剝削着農民們。現在土改了，政府爲了照顧我們，借給我們肥田粉、豆餅，不再借高利貸了，生

活改善了。

我老爺（外祖父）是縣人，過去給地主抗活，到四十歲還沒有結婚。後來到小站，結婚後，租了趙小辦幾畝地，還是不得溫飽。現在土改了，也給他分了地，生活也很富裕了。過去沒有吃穿的農民們，現在生活都好了，平等了，所以我認爲土改合乎教義。

石親民：

我家在武清縣城北小韓村，全村差不多都是教友，過去受帝國主義的毒很深。土改時，大家雖也參加了鬥爭，可是並不熱烈，有的根本就不願意去開會，有的分了地主的東西，還準備將來還給地主。

地主的罪惡很多。土改時，在一個名叫李永瑞的地主家裏，挖出來他埋的糧食十幾大缸，有十好幾担。從前他裝窮，別人問他借，他說沒有。有的地主放高利貸，對半的利。

因爲帝國主義常宣傳土改是「取不義之財」，所以教友們都不敢動。後來，大家明白了，才分地主的東西，有三位中國神甫也分了一些東西，如鎬、鋤等。

王景雷：

解放前政權掌握在少數統治階級手裏，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殘酷壓榨農民，現在毛主席共產黨來了，政權掌握在人民手裏，實行土改了，過去農民在地主的壓迫下過着不是人的生活，土改後，不受地主壓迫了，農民翻了身，生產大大的發展了。這樣就給發展工業打下了基礎。走向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土改是國家建設的必要條件。

其次，我認爲土改是合乎教義的。地主階級把天主十誠除去前三誠，其他七誠都犯了，第四誠孝敬父母包括愛國家，可是地主反對，破壞國家政策法律。第五誠勿殺人，地主就是殺人的劊子手。第六誠勿行邪淫，他們天天在犯。第七誠勿偷竊，他們巧取豪奪，使農民無衣無食。第八誠勿妄證，地主慣會造謠，讓窮人認命，還說是天主的意思。第九誠勿惡他人妻，農民的妻女，漂亮他就要。第十誠勿貪他人財物，地主所作所爲完全是爲了達到貪他人財物的目的。所以打倒地主階級的統治、壓迫、剝削，是完全合乎教義的。

昆明天主教三自革新促進會 雲南教區代理主教何德宗 號召教徒支持土改

昆明天主教三自革新促進會，雲南天主教總主教區代理主教何德宗，於五月十三、四日分別向全省天主教徒發出支持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進行地區，暫時停止一切宗教活動的號召，全文如下：

昆明天主教在三自革新促進會的領導下，在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中，發揮了無比的熱情和力量，擊敗了歷年來在教會中藉傳教為名，以統治者自居，極盡壓迫剝削之能事的帝國主義分子，逐步實行了自治、自傳、自養三大革新方針，奠定了建設純潔的獨立的中國人民自己的教會事業的基礎。

本年全省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這是反封建的一場空前劇烈的鬥爭。凡是天主教的神職人士和教友都應當和全國人民一樣，毫無猶豫地投入這個鬥爭行列中去，為求得廣大人民的解放而鬥爭。尤其我們每個天主教徒，更應該結合農村土地改革的鬥爭，積極地對帝國主義長期以宗教為掩護進行惡毒教育的奴化思想，爭取自我改造。

讀五月八日雲南日報載：「昆明基督教團體聯合會號召全省基督徒支持土地改革」的號召後，我們對壞分子利用教會或藉傳教為名，而作破壞土地改革的活動，像昆明基督教團體聯合會的同仁一樣，感到無比的憤恨。因此，為了提高警惕，防止壞人鑽我天主教會的空子，我們特地在這裏向全省教友及各級神職人員，作一次鄭重的號召，要求全省各地各級神職人員和教友積極地支持土地改革運動，在進行土地改革地區暫時停止一切宗教活動。各地堂口的本堂神甫，除以身作則地嚴格遵守執行外，並應號召當地教友，明確土地改革的重大意義，積極地參加到土地改革中的各自工作崗位去，爭取自我改造，同時站穩人民立場，堅決檢舉和監督教會中的壞分子的違法行為，為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和徹底勝利而鬥爭。

昆明天主教三自革新促進會五月十四日

雲南全省天主教各級神職人員和教友們：

讀雲南日報五月八日載「昆明基督教團體聯合會號召全省基督徒支持土地改革」一文後，我認為既然基督教已發現傳教士藉傳教為名破壞土地改革，那麼我教會也是散佈在全省各地區的教會之一，可能

也有不良分子或個別傳教士藉我教會或傳教為名，同樣直接間接地破壞土地改革運動，影響全省土地改革工作的順利進行。因此，為了提高警惕，也為了表示我們天主教全心全意支持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發揮高度的愛國熱忱，我以雲南天主教代理主教的身份號召我全省教友和各級神職人員，堅決執行「在土地改革進行地區，暫時停止一切宗教活動」的規定，以防止壞分子及不良傳教士、教友鑽教會的空子，作各種阻撓和破壞國家政策法令和人民利益的活動。至於地主階級的教友，要嚴格遵守政府法令及羣衆紀律，爭取改造，重新作人，絲毫不能以教友身份從事各種違法的活動。最後我號召全省每一個教友和各級的神職人員，為監視和檢舉各級教會中之不良分子，為土地改革的徹底勝利而鬥爭。

天主教雲南總主教區代理主教何德宗五月十三日

為制止美國強盜的細菌戰，堅決

把覆查工作搞好

天主教修士李茂德

去年十一月，政府號召「土改覆查」的時候，我們開封天主教自立革新促進會籌備會有四個委員參加了這個光榮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到河南省寧陵去工作。在參加時，我抱着到農村看看好光景與單純鍛鍊自己的錯誤思想，可是經過了學習，才認清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意義：這是我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未有的大事，也是我們農業工業化，從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關鍵。五個多月來與農民同吃，同作，同勞動，我體會到農民的忠誠，更深刻的體會到農民的痛苦「比山高，比水深」。像影片「白毛女」的事太多了。在我深入家庭訪貧問苦的時候，貧僱農談話一來

就哭起來。在一次貧僱農的訴苦會上，貧農張可信說：「我的奶奶要餓餓死了，臨死連一個小席片都沒有，就埋了！」

有一個貧農張傳起，全家七口人，國民黨反动派統治時餓死了父母。他爺爺、奶奶、叔叔都給地主種地，白天夜裏勞動，不能休息，三個人的眼睛都瞎了。現在活着的只有兩口人。如貧農張可中十六年沒有蓋過被子，更沒有穿過大襖，冬天都是睡草窩。貧農張元海二十多年沒住過屋子，都是睡在小草棚子裏。貧農過去都是吃糠，吃花生皮子、樹皮、青草，幾天吃不著鹽。像這樣的例子多得很。

土改時，地主牧買農民。那青麻說：「地主偷七賣請我喝酒，又給我蓋兩間新房子，不叫我剝他為地主。」貧農胡文章說：「地主叫我們這莊不團結，反對政府；還說：我把東西都分散給你們，千萬不要剝我為地主。」張傳起說：「誰要剝我為地主，誰小心着！」這都是地主破壞土改，妄想變天的鐵證！

在報紙上看到美帝國主義在朝鮮與青島、東北散佈網南的時候，我高分的痛恨。這些喪盡天

我參加了皖北土地改革工作

合肥市教友婁良明

被他欺騙了。

肥市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墨西哥籍，已被驅逐）曾經對我說：「天主造人，本來是有窮有富的，共產黨却要進行土地改革，是非常不合理的，是和聖教會道理相違背的，這樣做就等於是土匪國家！」他說過這話後，還問我對不對，那時我心裏雖然有些不太相信，但總認為神甫的話是不會錯的。我就這樣的

良絕滅人性的強盜非法進行細菌戰，違背了國際公法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意志。因為我在農村覆查，所以我就大力宣傳反對美國強盜的細菌戰。在我宣傳以後，農民們非常痛恨，尤其是民兵，他們都說：「想把美帝打倒，一定得把地主打倒！」農民對美帝的痛恨和對地主的恨是一樣的。

我參加了覆查工作，正是有了機會奉行吾主耶穌愛人如己的教訓。我保證把工作搞好，在制止美帝細菌戰上盡我的一分力量！

去年，合肥市天主教友受到了抗美援朝的偉大愛國主義教育後，政治覺悟空前提高，開展了規模宏大的三自革新運動。那時我的認識比較模糊，但經過了許多進步教友不斷的鼓勵與教育，終於參加了，然而意志還不多堅強，還有些動搖。這時，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抓住了我的弱點

我是一個天主教的老教友，一向很熱心，從來就把神甫們看成是一種非常神聖的人，尤其是外國神甫。他們說的話，我都認為是真的。我以為神甫是天主的代表，他們的言行當然不會錯。就因為這樣，我受了很多的欺騙。

在我沒參加三自革新以前，全國正在進行土地改革運動。合

，便向我展開攻勢，並派遣他的走狗把我叫到他私人房間內，向我跪下，流着眼淚說：「甚良明！你是一個熱心的教友，不要上魔鬼的當，萬萬不能參加革新，我是非常愛你的，希望你一定要聽我的話。」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就採用這樣欺騙和卑鄙的辦法，又把我拉過去了。我又經過許多教友們的熱心幫助，並聽到籌委會的宣傳，最後，在去年八月二十三日，下了最大的決心，參加了革新運動。這時我已更進一步認識了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這個披着羊皮的狼的猙獰面目了，通過了一次控訴大會後，更深刻的

了解帝國主義分子的本質。

去年皖北區土地改革工作團成立時，我被推為天主教代表，參加了皖北區懷遠縣河溜區的土地改革工作。我在實際工作中，親眼看到了過去的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種種壓迫和剝削的罪惡行爲，而造成了廣大人民無衣無食，挨冷受餓的悲慘境遇，不覺心酸淚下。回想到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破壞土改的反動宣傳，更增加了我對帝國主義分子的仇視。

在土改中我又看到農民們和地主階級鬥爭的情緒，更使我感動異常。由於農民的頑強鬥爭，使得在農村中的封建勢力迅速被

打垮，地主階級也徹底消滅。土改後翻身的農民，生產情緒很高，處處都可聽到農民的唱着翻身歌曲的聲音。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欣喜的笑容，表現出內心的歡慰。幾千年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今天已被完全斬斷。吾主耶穌所說的人間天堂，現已在鄉村出現了。這時，帝國主義分子陳興華爲了破壞土改所宣傳的反動謬論，通過了土改後農村情景的鮮明對比，已徹底被粉碎乾淨。今後我一定要大力推行三自革新運動，澈底肅清帝國主義影響，以愛護我們偉大的祖國和擁護吾主耶穌真正的教義！

我們參觀了土地改革展覽會

山高

南京市教友九十餘人，於五月三十日下午集體參觀了土地改革展覽會。在「封建罪惡」的第一部份中，我們看到了地主的血腥罪行。這裏展出了地主們血淋淋的殺人凶器，和大斗小秤，以及與帝國主義和反動官僚勾結的罪證，一個八十多歲的地主還娶一個很年輕的大姑娘。他們住高

樓，穿綾羅，吃山珍海味，用高利貸及地租逼使農民賣女典妻，住破屋，穿爛片，吃糠菜糟粕。我們看展覽的每一個教友都如同讀了一部階級教育的活課本。四區教友相其昌和五區教友趙芳濟等當時就聯系了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剝削行為說：「我們天主教內以前的很多帝國主義分子們，他們不是也曾經在我國東北、西北、綏遠、河北、山東等地，掠奪過我國勞動人民的大量的土地嗎？」趙芳濟又接着說：「我在山東費城看見過的：帝國主義分子（神甫）華德勝很殘酷的剝削農民的大量血汗，除去供其自己揮霍享受外，還寄到外國去。一九四〇年那一年往外國運葡萄酒六十大桶，共三萬斤，是日本鬼子大卡車幫着運到火車站的。我那時是學生，還被迫替他滾桶呢。他勾結日本鬼子及漢奸官府，壓迫種地的佃戶。所以在以前，那地方的羣衆都稱天主教為「地主教」。如今回想一下，這是多麼使我們善良教友痛心的事。」其他教友，也都從這個展覽會當中深深體會了帝國主義分子和封建地主的罪行，全說這是「烏龜王八是一家，」根本沒有兩樣。我們又看到人民政府在土改中執行了宗教政策，沒收了屬於教堂的多餘土地，而仍保留教堂。徹底粉碎了帝國主義分子「人民政府反對宗教」的無恥宣傳。

在看完了第二部份「土地改革」後，我們感覺到如同親身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一樣。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剝削制度，正式宣告了死亡，和階級鬥爭偉大場面。千千萬萬的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是那樣的有步驟，有秩序地同地主階級展開了系統的、激烈的階級鬥爭，從而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走到展覽會的第三部份「新農村」時，我們又看到了土改後農村的新氣象，生產提高了，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被打倒了，農民們開始了幸福的生活。文化及生產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進步。農民們在土改後，因為收穫量增加，購買力也隨着提高了。農民們穿了六十多年的破布片，不但換上了新的衣服，而且幾輩子蓋了九十年的破爛棉絮，也換上了新的棉被。這時候我們心裏的快樂與高興，真是難以用言語和筆墨來形容的。同時我們全體參觀的教友，也都清楚的看見了我們祖國美好的將來：無限的光明與幸福，正在等待着我們。我們也深深的體會了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是偉大而正確的。全體參觀的教友都一致表示了：「一定要搞好反帝革新工作，並要進一步和帝國主義作深入的鬥爭，繼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等實際行動，來報答給我們帶來了信仰自由的毛主席。」

血腥的 天津教案

繪圖
張錫武 張覽于化經

前清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年，在天津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天津教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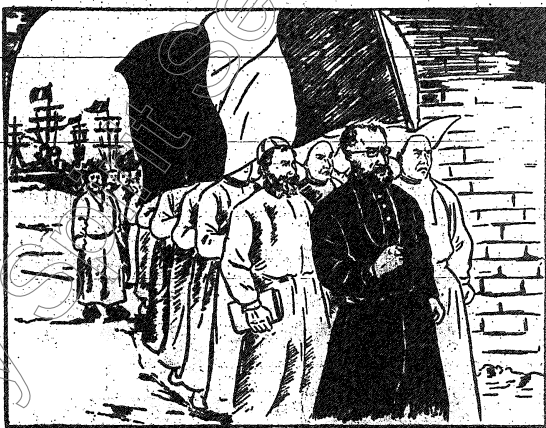
在過去，帝國主義分子們欺騙咱們，說這次「教案」是因為外教人仇教而起的，說那些在這次「教案」中死了的帝國主義神甫、修女們，是「爲天主送了命」。

事實是這樣的嗎？不是的。這次「教案」是因為帝國主義假借宗教的名義到中國來欺壓咱們中國人而引起來的，和宗教一點都沒有關係。如果天主教在中國的廣揚，因為這次「教案」受了阻礙的話，那正是因為他們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們褻了聖，利用咱們聖教會幹了不正當的事。不要說是對中國人民了，就是在天主前，他們也犯了彌天大罪。他們死了，在天主面前都沒法交代，怎樣還能列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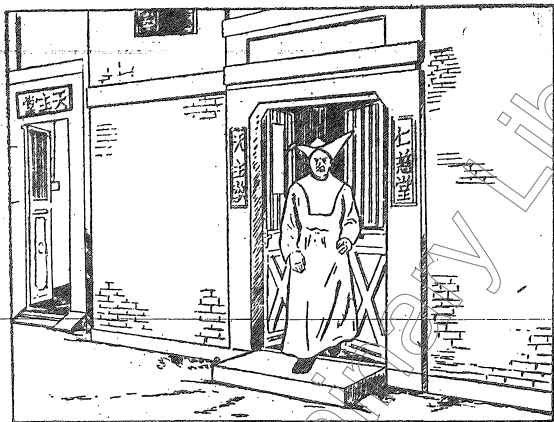
也許教友們還有些疑惑，那麼，請看吧，這是事實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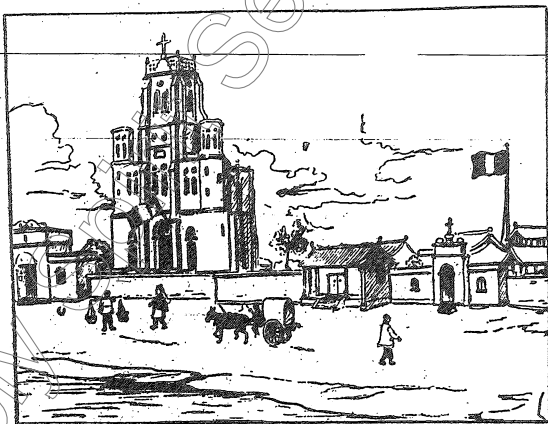
(1) 自從鴉片戰爭過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仗着它們的武力，打進了中國，在中國領土上橫行霸道。



(2) 跟着軍艦、洋槍、大砲而來的，是假藉傳教為名的傳教士——神甫、修女。



(3) 一八六二年，法國仁愛會的修女，在天津河東開了一個「仁慈堂」，名義上是收養孤兒，事實上是藉着慈善為名進行着侵略活動。



(4) 法帝國主義強佔了天津望海樓的一座大廟，作為領事館，並在那裏蓋起天主堂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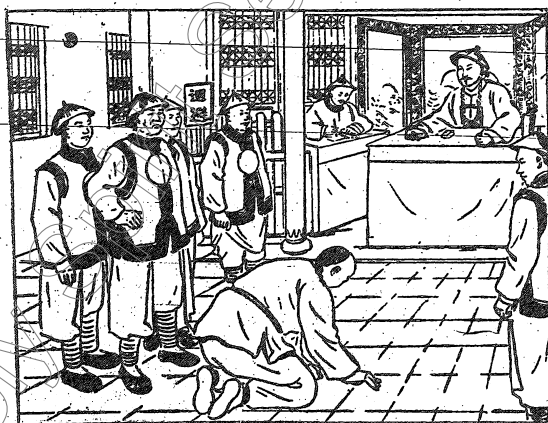
(5) 帝國主義傳教士勾結土豪、惡霸，走動官府，包攬詞訟，騎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



(6) 一八七〇年春天，天津忽然有許多小孩子失蹤。大家紛紛傳說出了「拍花的」。



(7) 天津縣衙門捉到了一個拐小孩的騙子手。這人名叫武蘭珍。



(8) 知縣劉傑坐堂審問武蘭珍。武蘭珍當堂供認他拐了許多小孩子。



(9) 劉知縣追問是誰指使他拐騙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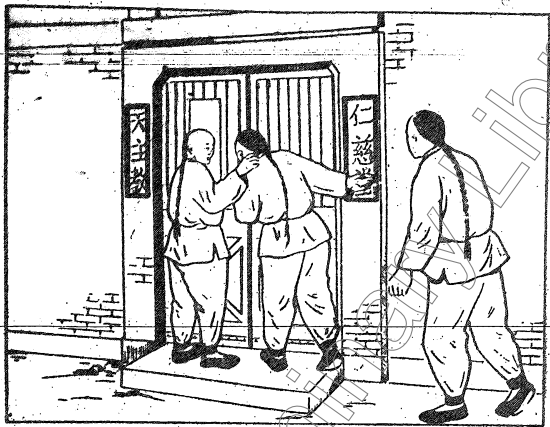
(10) 武關珍見事不妙，嚇得當堂招認是天主堂的王三指使他做的。



(11) 劉知縣一聞此言，不覺心頭一動。原來這些日子，外面紛紛議論，正爲此事。



(12) 有人說：「仁慈堂給人看病，怎未祇看見人走進去，不看見人出來。」



(13) 也有人說：「外國教堂一天到晚大門關着。他們到底搞的是什麼鬼把戲？聽說那裏面都有地窖……」



(14) 也有人說：「聽說仁慈堂的人夜裏出來埋孩子，這些孩子怎麼都死了？……」



(15) 劉知縣滿腹狐疑，一時拿不定主意，吩咐退堂。



(16) 劉知縣把這案報告給天津縣知府張光孫。(未完)

告愛國神甫與教友書

甘肅平涼教區代理主教 馬 驥

各位愛國神甫教友們：

百年來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爲所欲爲，肆行侵略，使我們優秀的中華民族喘不過氣，翻不起身來。而今天偉大的共產黨，英明的毛主席，領導全民族革命成功，推翻了反動派的壓迫統治，粉碎了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的野心，使我們五萬萬廣大同胞，得到了徹底的解放，度着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帝國主義者是不甘心死亡的，它們利用部分所謂「神長」（帝國主義分子）進行各種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特務、間諜活動。

兩年來全國各地廣大教友，熱烈進行反帝愛國的三自革新運動，對於潛伏於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的那種揭穿的很多。現在我來談平涼教區的情況。

帝國主義分子高金鑑、桑成慎、那孔有等，一向隱伏在平涼教會內，以傳教爲名，積極進行反動活動，在解放以前製造謠言，說「共產黨來了殺教友、神甫，滅宗教」，「共產黨口中無實話」，「人民報紙不可信」……解放後，他們見了政府對宗教政策的明確規定與執行，保障信仰自由，保障守法宗教團體，便又欺騙教友說：「共產黨先甜後苦，現在好後來不知如何」等挑撥離間的話，破壞廣大教友與人民政府的關係。尤其他們將政府對於潛伏在教會內的特務間諜懲辦事實，硬說成「政府難爲教會」，煽惑教友，企圖反抗政府。他們破壞革新，說「革新有罪」，「不許簽名革新」，「頭可斷，血可流，新不能革」，強調「不能聲明判斷與帝國主義者的任何關係」，又散發秘密文件「學習參考」「還而公教會」等反動東西。奸猾的組織假「三自運動籌備委員會」，企圖欺騙政府，逃避罪罰，還挑撥廣大教友集體的耳目。更惡毒的勾結奸商要挾大洋，擄騙金銀，勾結國民黨特務李秋萍、張國香等，圖謀大

稿子彈七發，手榴彈四十四顆，手搖發電機收音機一架。高藏不法地主殷緒惠、張振方等六人。擄掠民房逼死人命。拍照各種情報照片二千多張，並向外國寫送有關政治、軍事、文化、交通、民情風俗的情報。藉「慈善」名義，設立診療所，慘害人命，只一九五〇年一年內就有五人被害死。在學校內進行文化侵略，麻痺兒童思想，又會強迫我埋藏反動書籍「黑手黨」「立權論」「聖而公教會」「人生的意義」等四十多種，二千餘冊。禁止神甫教友閱讀進步書刊。他們的罪行很多，一時說也說不完。

我過去受帝國主義分子的蒙蔽，認不清是非，現在我明白了帝國主義分子一切非行事實，嚴重的玷污了我們聖潔的教會，危害了我們的祖國與廣大人民的利益，使我們感到無限的悲痛與憤恨。我們要求人民政府，將這些帝國主義分子治以應得之罪。

各位愛國神甫教友，耶穌傳給我們的福音，有反動的政治嗎？耶穌說過傳教士到了一個地方，便作情報工作供給帝國主義嗎？我們把一般所謂的「神長」（帝國主義分子）同耶穌的福音聖訓，作一番對照，就很可認清帝國主義分子的真面目了。

親愛的神父教友們，我們的三自革新運動，就是要肅清潛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洗刷帝國主義分子留給我們教會的玷污，清除帝國主義在教會內的影響，徹底割斷與帝國主義一切聯系，站在人民和平陣營上，肅攏政府，服從政府法令，響應政府號召，永遠跟着毛主席，共產黨走。

自治、自傳、自養必須徹底實現，不然就太辜負毛主席領導革命的苦心了。毛主席領導我們全民族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躍而為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我們天主教徒亦當隨着民族的大翻身而翻起身來，實行自治、自養、自傳，打消過去一切婢膝奴顏的作風，打消甘願受人統治、仰人鼻息、自暴自棄的自餒思想。這樣，才算是徹底解放。

各位愛國神甫教友，我們有信心有力量徹底實現三自革新運動。帝國主義分子欺騙教友說：「沒有我們就要垮台。」這是詭譎中國人民，是給我們廣大教友以莫大的恥辱。我們教徒要團結起來，洗掉這種恥辱。我們神職人員，要徹底清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優越性的腐朽思想，積極行動起來，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向勞動人民學習，踴躍參加勞動生產，聯絡團結廣大教友羣衆，發揮創造歷史文明的勞動雙手的威力，使我們能徹底的實現自立更生，自食己力，擺脫帝國主義者的一切枷鎖，為作好反帝愛國運動而鬥爭。我們希望全國各地教友，各階層的人民，支持我們反帝愛國的正義運動。



保衛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籌備會議，六月三日在北京舉行，六日勝利閉幕，並提議在九月間在北京召開正式會議。這是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人民的大喜事。

，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

和平是人人需要的，可是，妄想統治全世界的美帝國主義，却非常害怕和平，正像瘋狗一樣到處亂闖。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正遭受着直接的危機。

美國強盜不顧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人民的反對，簽訂了單獨對日「和約」以及美日「安全條約」和「行政協定」，並在今年四月二十八日宣佈這些條約生效。同時，美國在日本大修空軍基地，霸佔着日本的重要軍港，武裝日本海陸空軍，準備釋放重要戰犯，這些戰犯會大量屠殺羅

洲及太平洋區域各國人民，美國並叫這些戰犯在日本政府裏當大官。就這樣，美國已把日本變成了侵略遠東的老窩，在太平洋上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軍事基地網。在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簽訂的前後，美國又和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反動政府簽訂了條約。同時指使日本反動政府和蔣匪幫訂立「和約」。美國就這樣千方百計的搜羅侵略遠東的砲灰。

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國強盜竟不顧一切地發動了侵略朝鮮戰爭，佔領我國的台灣，對侵略越南的法國兵加緊地援助，一向「裝好人」的假臉完全撕破了，公開用武裝干涉各國的內政。當它在朝鮮戰場上瀕得頭破血流的時候，竟滅絕人性的使用細菌武器。美國強盜對它被迫進行了十個多月的朝鮮停戰談判，一直推遲破壞，弄得朝鮮的和平不能恢復。在太平洋東岸，美國強盜把美洲各國變成軍事基地，趕着人民去給它當砲灰。

儘管美國強盜的這種胡作非爲，可是今天的天下，不是戰爭販子所有的，只要愛好和平的人民團結起來，爭取和平，世界一定會按照人民的意志發展的。

全世界人民聲討美帝虐殺戰俘暴行

美國侵略者，既怕戰爭又怕和平。在朝鮮前線上，美軍被中朝部隊打得落花流水，人力物力損失很大，越打越沒勁了。要是和平呢，華爾街老闆們又發不了戰爭財，經濟危機跟着就要來，所以他們一再拖延和破壞朝鮮停戰談判。

我們知道，朝鮮停戰談判已經進行十個多月了。因爲我們希望和平，所以屢次讓步，解決了很多的問題，現在的阻碍，是戰俘問題，美國強盜頑固地堅持「自願遣返」的荒唐主張。這個鬼主意的實際目的，是要扣留我們的大批被俘人員，充當李承晚和蔣介石匪幫砲灰。這個陰謀早已被我們揭穿了。美國強盜妄想挽救「自願遣返」的破產，就殘暴的虐殺我們的被俘人員。這種卑鄙無恥的作法，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一致聲討。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是完全代表各國人民的願望，我們天主教徒，應以肅清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影響的實際行動，擁護這個會議的召開，並熱烈的預祝這個會議開得成功。

五月二十九日，莫斯科全市勞動人民集會，聲討對美帝虐殺朝中被俘人員的滔天罪行，並對朝中人民軍隊表示熱烈聲援。列寧格勒的勞動人民也舉行了同樣的抗議集會。

在美國虐殺戰俘的暴行被揭發後，歐洲各人民主國家的人民，就不斷的集會，發表言論，抗議美國的暴行，並要求嚴懲製造暴行的劊子手。對於美國的罪行，不只是蘇聯和各人民主國家的人民抗議，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也咬牙切齒。英國全國婦女大會，要求立刻簽訂朝鮮停戰協定，並遣返對方的全體戰俘。英國很多的工會通過決議，斥責美國破壞日內瓦公約。由於英國人民的壓力，工黨議員也對他們的政府提出質問，並對美國的行動表示不滿意。巨濟島屠殺

戰俘血案，加拿大傘兵也曾被調去參加，加拿大人民對這件事務尤其痛恨，加拿大政府爲了平息民憤和推卸責任，也被迫表示對美國不滿意。

美國國內的很多的和平團體，也斥責美國政府用「自願遣返」的荒謬主張，拖延停戰談判。

保衛和平！保衛兒童！

在今年四月裏，維也納舉行的國際保衛兒童大會，有六十四個國家代表參加。這個會通過了三個決議和一篇「告全世界男女青年」，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保衛和平，保衛兒童的權利！在「六一」國際兒童節這一天，全世界各國都檢閱了保衛和平、保衛兒童的強大力量。在今天的世界上，保衛和平和保衛兒童是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的。

我們中國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兩年來的保衛和平、保衛兒童的事業上，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顯著的成績。兩年多以來，全國建立了總共保衛機關一萬八千二百多處；據一九五二年的統計，全國共有托兒所、幼兒園等一

美國拖延和破壞停戰談判和虐殺戰俘的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憤怒，這說明了美國侵略者已越來越孤立，各國人民越來越看清了美帝的兇惡面目，從而使所有愛好和平的力量保衛和平的決心越來越堅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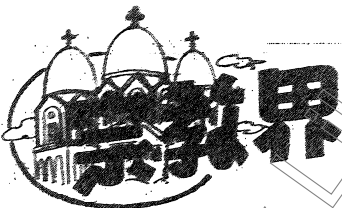
萬八千九百四十處，收容兒童共五十七萬多人；在防疫方面，現在已有一億以上兒童接種了牛痘，一百一十六萬多兒童接種了卡介苗，一百八十八萬多兒童進行了白喉預防注射。更重要的是，兩年來我們有力的打敗了國內外的敵人，恢復和發展了國內各方面的建設，使得兒童們的幸福有了根本的保障。

看到這些情況，我們每一個人，特別是做兒童保衛工作的人，都應該更加努力地工作。我們保衛和平的每一行動就是保衛兒童的具體行動；而我們作好了保衛兒童的工作，也就是對保衛和平的工作盡到了一分力量。

HOLO

天津上海兩地教友

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



天津、上海兩地的新教友，今年六月一日，熱烈地慶祝了六一國際兒童節。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在六一晚上，舉辦了六一兒童節慶祝晚會，招待教友兒童。到會的兒童及家長共約有一千人。在會上，促進會文工團表演了唱歌，兒童們表演了舞蹈，最後放映了電影。

到半夜才盡歡而散。上海新體育堂、土山灣、聖母院等處的孩子們，也都開會慶祝兒童節。向羣小學（前礮石小學）在五月二十七日並且開了一個兒童教友座談會。座談會上，教友兒童們紛紛指出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之下，他們已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利用「愛母軍」分子對他們的思想毒害，和誘騙他們參加「小宗徒」，進行反蘇、反共宣傳，阻擋他們參加少年兒童隊的種種罪惡行爲。

津教友第四期學習班學員

集會控訴帝國主義罪行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辦的教友第四期學習班的學員們，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學習，對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們的事，認識得更清楚了。他們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晚上，開了一個小控訴會，控訴帝國主義的罪行。

在控訴會上控訴的有女教友郭淑敏。她八歲上死了父親，家裏生活成了問題，她和她妹妹就給送到唐山的仁慈堂去寄養。那裏的帝國主義修女讓孩子們一天到晚做活，飯也不給飽吃，犯點小錯就要挨打、罰跪。她妹妹有一次尿了床，給帝國主義修女用木棍打得遍身都紫了，跪了一上午，還得給她們做活。孩子們的家裏人去拿孩子，不許見面，把帶的東西留下來，不給孩子們吃，她們却都給吃了。孩子們病了，不給治，有的還帶着氣就活埋。說着說着，郭淑敏哭起來了。參加開會的學員們憤怒地高呼：「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侵略！」「反對帝國主義殘害我國兒童！」「堅決與帝國主義劃斷聯繫！」

聖心醫院職工盛文凱控訴了意籍帝國主義分子雷鳴亮、恩滿德、齊利納在聖心堂和聖心醫院進行侵略、破壞活動的罪惡。西開天主教醫院職

工罷與起控訴了該院法精修女殘害孤兒、剝削職工、破壞中國神甫和修女、阻止中國修女職工愛國等罪行。

聽完了這三個人的控訴，學員陳雅珍(女)、楊貴英、楊毓珍(女)、王景富等要求發言。他們一致指出：帝國主義分子到中國來不是爲傳教來的，而是爲侵略中國、壓迫和剝削中國人來的。楊毓珍激憤地說：「許多人聽他們控訴，都流下了眼淚。可是，眼淚沒有用！我們要把老演化威力量，向帝國主義鬥爭到底！」

這次小控訴會是成功的。正像促進會總地祕書長在會中講話時指出的，「這確的控訴對控訴的人是教育，對聽控訴的人也是教育。」通過這次控訴會，學員們對於帝國主義的罪惡有了更切實、更深刻的認識，激發起他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同時也提高了學習的熱情和鬥爭的決心。

昆明革新會發表宣言

抗議美帝發動細菌戰

雲南省昆明南天主教三自革新促進會，在五月十一日發表宣言，抗議美帝國主義發動細菌戰。宣言說：

「美帝國主義自從在朝鮮發動侵略戰爭以來，它的鐵蹄踏遍，敵船駛了，它的軍事，着着失

敗了，歷史的發展註定了它死亡的命運。可是它不甘心死亡，作垂死的掙扎，企圖屠滅無人性的細菌武器殺死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挽回軍事上的失敗，其實這是妄想。它這種毫無人道的行爲，不單是爲中國人民所不容許，也爲全世界人民所不容許。不久，定要受到世界人民的裁判。它做賊心虛，大要在條，想拿一支手遮蓋天下人的耳目，抵賴它的滔天罪行，但是，「衆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連它自己的空軍人員，也供認了它們已經進行了細菌戰。它這種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早已引起了本會同仁的無比憤怒，茲特代表昆明天主教全體信徒，抗議美帝國主義的這種暴行，並決以具體行動粉碎它的陰謀，我們決定：

第一、加強三自革新運動，把教內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根除盡淨，使信徒們的思想不被帝國主義遺留下來的毒素所腐蝕，和教外衆衆一道，努力支援抗美援朝，以實踐天主教愛國愛人的教義。

第二、學習防疫衛生知識，積極參加防疫衛生的宣傳，爲擊敗細菌戰而奮鬥。」

湖北宜昌縣黨兩個帝國主義

分子出境

湖北宜昌縣南人民法庭，在五月二十七日，

判決將帝國主義分子德士美（加拿大人，天主堂孤兒院院長）和宋德美（加拿大人，孤兒院當家兼會計）永遠驅逐出中國國境。

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都是長期虐待、殘殺中國兒童的兇手，同時他們還造假藥毒害人民，造謠誣毀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據不完全的統計，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一年為止，被他們虐殺的孤兒有六百多人。

他們虐待孩子的方法非常慘酷，與我們時常聽見過的各地帝國主義分子們的辦法又有不同。除了一般的給孩子們吃飽，讓孩子們勞動、打罵孩子、有病不給治以外，他們更想出了許多慘無人道的法子來。爲了打孩子，他們特地從漢口買回去許多南竹板子、鞭子、棍子；他們設下了「黑地牢」、「水牢」、「櫃子」等刑罰；更發明了「冷水澆頭」（在冬天），「開水澆頭」（在夏天）等惡毒辦法。孩子們一不如他們的意，就要受他們的私刑；病了不但不給治，還被迫吃假藥、喝煤油。多少無辜的小孩就這樣死了。在殘酷的虐待中，孩子們常常偷唱他們自己編的「人間地獄歌」：

「哭哭啼啼心胆寒，

終日挨餓受凍，

被逼跪在媽咪（MAMI，法文，修道之意）前，

這樣的棍鞭，

打呀，打呀……

想起我等淚流滿面，

唉呀，唉呀！……

媽咪，我這點小事，

打呀，打呀……

你打的我們疼痛在心間……

還有一個「五誠歌」，是：

「五誠齋！五點半。

媽咪與我把賬算，

棍鞭打我就哭，

五誠五點半，

我等時時掛心間，

回想我這一生，

要有多可憐！」

六十三年以來，宜昌孤兒院中一直都是這樣的人間地獄。德士美和宋德美是從一九二五年到

的中國，他們二十多年間虐殺的孤兒無法確計。除了虐待孤兒以外，他們更大量製造假藥：用明礬、紅汞水等冒充魚肝油，用麥粉製「吐血丸」，用煤油冒充治肚子疼的藥水，雞蛋殼磨成粉再加麥粉造「瀉藥」等。他們並把這些假藥分發到宜昌教區所屬各地：巴東、建始、恩施、利川、宜都、花梨嶺、野山關、鴉雀嶺、峯山崗、長陽、張家匯、荊門、當陽等地去騙人、害人。

解放以後，德士美等造謠騙孤兒們說：「女孩子都要被共產黨送到俄國去換子彈。」又說：「共產黨共產共妻，強姦婦女。」他們慫恿工人遠離政府，不准工人及孤兒參加革新。

他們也曾把許多醫藥物品、救濟物資及教堂內的東西分散、隱匿或毀壞。他們又曾強迫孤兒們出線，被迫出線的十幾年來有一百多人。

宜昌市天主教愛國教友，在五月十五日發表控訴書，控訴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各界人民聞訊後，紛紛憤怒地要求政府嚴懲這兩個殺人的劊子手。二十七日，人民法庭公審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並判決永遠驅逐他們出境時，到會的各界代表一千三百多人一致熱烈鼓掌，擁護人民政府的正義判決。

(戴會顏)

平原新鄉驅逐帝國主義分子 舒德等三人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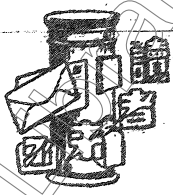
平原省新鄉市軍管會，在五月七日判決驅逐帝國主義分子舒德（德籍，天主教新鄉教區主教）、楊善策（德籍，新鄉天主堂神甫）和包磊思（德籍，新鄉天主堂神甫）永遠出境。

這三個帝國主義分子一貫給帝國主義分子麥培里和美國間諜米甘當幫兇。在新鄉解放前，舒德勾結蔣匪第四十軍軍長楊援清、土匪頭子王三

說、國民黨特務屈鴻鈞、匪綏靖總署偽處長及匪保安團長楊立九等人，進行反人民的活動。一九四八年，他把天主堂的汽車借給匪四十軍向解放區封邱一帶進攻。一九四九年，新鄉被解放軍圍住了，他強迫學生替匪軍挖戰壕，並親自去上海、南京等地求援。新鄉解放後，他窩藏蔣匪四十軍軍樂教官陳永明、軍統特務武宗達、國民黨大名縣黨部書記長谷靜波、三青團分隊長馬鴻雲等，企圖活動。一九五〇年一月，他率領毒環的命令，在新鄉組織「聖母軍」，造謠破壞人民政府。他還隱藏了許多殺人武器，有刺刀、子彈袋、衝鋒槍等。新鄉愛國教友發起三自革新後，他百般破壞。他還盜竊了價值一百億元以上的我國古物，運到美國去。

楊善策和包磊思都是新鄉「聖母軍」的骨幹分子。他們利用這個反動組織，欺騙教友，破壞三自革新，濫用神權，造謠誣蔑，進行反動宣傳。

這三個帝國主義被判決驅逐出境後，新鄉的愛國教友和各界人民一致表示熱烈擁護。新鄉市天主教三自革新籌委會主任馬樹林在平原日報發表文章說：「我代表我們全體教徒，對於新鄉市軍管會這樣支持我們的三自革新運動，表示無限感激！」



大同神甫參加勞動

編輯同志：

我會自去年三月一日成立以來，在工作上我們認為獲得了一些成績與經驗教訓，但因委員們多是兼職，本部門工作繁忙，未能抽暇報道，和你會聯繫。今有我會項致中、李世成二同志在百忙中將革新以來情況作了總結性的報道，希望你們斟酌刪改刊登，以便和全國各地革新委員會互相交流經驗，共同努力推進革新工作。並介紹項致中、李世成二同志為「廣揚」通訊員（附簡歷表一份），希望緊密聯繫。

張存義主任：

大同市天主教友愛國革新委員會主任張存義

來稿「大同市天主教愛國教徒革新以來的活動情況」及「通訊員簡歷表」均已收到。項致中、李世成兩位同志担任「廣揚」通訊員，我們非常歡迎。

大同市天主教愛國教徒革新以來的活動情況，寫的很好。唯因文章較長，同時「廣揚」在這兩期內不撰以總結報道為重心，故暫緩刊登，有機會再行全部發表。但是其中有一段，我們願意先在這裏發表出來，供給各地神職班參考。這一段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神甫參加勞動。過去神甫的生活極端浪費，都是吃飯不操心的。六、七人的伙房每日燒煤八、九十斤，辦公室火爐也不燒料炭，主食品及副食品無人檢點，每人每月伙食費用合小米二百五十多斤。革新後，建立民主制度，改善管理，結果每月每人伙食費一百二十斤，而生活水平還和過去差不多。另外，中國神甫都參加了勞動，賈羅參加診療所工作，郭印宮在徐堡村夏天種菜關冬天做豆腐，陳文森在馬莊也學習種菜園。」

我們知道，有些地方的教會不會理財，發生了很多浪費現象，希望各地神甫們向大同教會學習，不要「一吃飯不操心」了。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的地方，趕快建立起來，大同教會改善伙食管理後，不是由每人每月二百五十多斤，減到一百二十斤，而生活水平還和過去差不多嗎？這是對於自養有很大幫助的。另外大同神甫參加勞動，更是一個好的現象，可以作為所有神職班的榜樣。根據一般的情況，神甫們

每天除去作聖事外，有很多空閒時間，如果利用這個時間，參加勞動，不但對於我們教會自養有好處，同時對於建設祖國也盡了一份力量，更重要的是勞動能幫助改造思想。現在全國各階層人士全都在進行思想改造，大多數的神甫也要求進步，要打算站到勞動人民立場上來，那就必須參加勞動，否則，即使學習一套理論也是空的，對思想改造沒有多少裨益。

最後，我們希望項致中、李世成二位同志，把賈履、郭印官、陳文森三位神甫參加勞動的成績和參加勞動後在思想上有了那些轉變的情況，報道給我們，在「廣場」上發表。

教禮

編者

希望早日完成「美國傳教士在湘西罪行錄」

編輯同志：

我費了五六年的時間，收集了美帝國主義分子在湘西沅陵教區的罪行，擬題為「美國傳教士在湘西罪行錄」。不過現在還沒有全部完成，我還打算到附近幾個縣的堂口去，向一些老工友和教友詳細諮詢，把材料再加充實起來。等到整理完竣時，我願意交給「廣場」分段發表。使廣大的天主教徒進一步地認識美帝國主義如何利用宗教的「黑衫黨」破壞我們祖國的建設，知道「教老虎」和神長的區別，我想這對教友的思想改造上是很有幫助的。

在作搜集材料工作中，我想到是會發生困難的，但是我不怕困難，一定要完成這件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反帝工作，請你們幫助我，給我提意見。

我願意作「廣場」通訊員，不知有什麼手續？

此致

湖南芷江縣和平路二十二號王浩華

教禮

王浩華同志：

正如來函所說，你的工作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並且我們相信，以你愛國愛教的赤誠，一定會克服所有的困難。我們希望你早日完成這一件對全國教友有幫助的工作，然後把稿子寄來，如果復長，可以分段在「廣場」上發表。我們等候佳音。

你願意作「廣場」通訊員，我們非常歡迎。請你寫一份簡歷，並附當地革新組織的證明信一件即可。

編者

稿約

本刊歡迎各地時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天主教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策動的教義的批判。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墨色。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的手刪改或編用其中的一部分。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九、稿件請寄天津一區西鄉路九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編輯部。

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天津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伍拾柒號

廣揚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二十三期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

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天津一區西鄉路九號)

訂閱價目表

期	冊數	價目
三個月	六冊	六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一萬二千元
全年	廿四冊	二萬四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